

梁山伯与祝英台



张恨水所著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传统民间传说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作品，以下是对它的详细介绍：### 创作背景与历程 - **创作时间**：1953年8月开始动笔，1954年1月1日开始在香港《大公报》连载。 - **时代背景**：当时社会正处于变革时期，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有了新的思考，张恨水选择以《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一经典民间传说为蓝本进行创作，既顺应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也通过自己的笔触赋予了故事新的内涵。

张恨水

目 录

目录

- 一、周朝开国有太姒
- 二、一个折衷办法不能接受
- 三、改扮男装向杭州去
- 四、草亭相会
- 五、柳荫结拜
- 六、莫辜负这绿叶扶疏的日子
- 七、疾病相扶持
- 八、师母为冰人
- 九、十八里长亭相送
- 十、由回忆到回家
- 十一、两位大媒
- 十二、了不起的女公子
- 十三、拒绝马家婚
- 十四、楼台会
- 十五、讨药方
- 十六、半下午了我应该走了
- 十七、最后一面
- 十八、这里不晓得什么马家
- 十九、忽然坐船可以走
- 二十、化蝶

目录

1. 一、周朝开国有太姒
2. 二、一个折衷办法不能接受
3. 三、改扮男装向杭州去
4. 四、草亭相会
5. 五、柳荫结拜
6. 六、莫辜负这绿叶扶疏的日子
7. 七、疾病相扶持
8. 八、师母为冰人
9. 九、十八里长亭相送
10. 十、由回忆到回家
11. 十一、两位大媒
12. 十二、了不起的女公子
13. 十三、拒绝马家婚
14. 十四、楼台会
15. 十五、讨药方
16. 十六、半下午了我应该走了
17. 十七、最后一面
18. 十八、这里不晓得什么马家
19. 十九、忽然坐船可以走
20. 二十、化蝶

一、周朝开国有太姒

当三月春光明媚的时候，满眼的树木，都已经翳翳向荣，那翠绿的柳树枝条，拖起丈来长的嫩叶穗子，正借着拂人衣袂的柔风，轻轻的在长空扇动。在这柳树斜对过，有一座蔷薇架，堆翠也似的长着新枝。那艳红色的鲜花，密密层层，都分布在新枝上。这种鲜花，经太阳一晒，正有一股浓丽幽香袭人。而在柳树和蔷薇架中间，正好搭着一座秋千架。这时，正有一个女子，两手挽住两根五色绳索，脚踏在吊着的平板上，一来一去，越打越高。那女子穿了红罗长夹衫，下面露出黄绫裙，脚踏齐云履，真是像大蝴蝶一样，和柳絮花影，贴住秋千架子飞舞。这架子旁边，站立着一位十六七岁的丫环，她身穿紫绫子夹袄，横腰束了一根青绫带，头梳双髻，倒也五官齐整。她道：“小姐，下来吧！秋千打久了，你又叫累了。”那个打秋千的女子笑道：“今天我颇高兴，多玩一刻，不会累的。”说着，两腿齐站在平板上，手挽绳索一摇，身子一蹲，秋千又高上去。丫环道：“下来吧！我真有事，告诉小姐。若是没有，你尽管责罚我呀！”

那女子听了，就停止秋千不打，绳索慢慢儿缓了，由缓而停止，她就跳了下来。她头上原梳的盘龙髻，额边贴有翠花片，汗珠子正在上面流着。她是长圆的瓜子脸，可以说眉清目秀，通关鼻子，笑不露齿。她虽然不累，但自秋千下来口里还微微的喘气呢。丫环站在旁边望了出神。

女子笑道：“银心，你只管看我脸上作什么？”

银心道：“小姐，你说打秋千不累。我看有些不然吧？你今天多玩一会，你就脸上带了红色，额头上也出汗呢。”

那女子在衣服里取出手绢揩抹额头上的汗。叹了一口气道：“我祝英台的心事，你哪里会看得出。我玩秋千是闷不过，多玩会子出点汗，那算什么？你说有话要告诉我，现在可以告诉我了。”

银心点头道：“当然我要告诉小姐。不过在花园里谈，怕有人听见。或者不大方便。我们同到房里谈去，好吗？”

祝英台看她的神气，好像真有话谈，便点头说可以，抬步先走，银心跟着。一刻儿到了房里，祝英台在梳妆台上支起一面铜镜，看了镜里人影，笑道：“这房间里有四个人，从你的口里说出来，由我的耳朵听了进去，这里没有外人，你就说吧。”

银心站在小姐面前，倒是一楞。便道：“这房间里共只有两个人，何以忽然加起一倍？人在哪里？”

祝英台道：“这有什么不懂？我们在镜子里面(注：晋朝没有玻璃，镜子都是铜制的)，各有一个影子呀。”说着，就在梳妆台前团几上坐着，对她微笑。

银心这才懂了。因道：“你不是闷不过，才去打秋千吗？我就能猜着你那番心事。”

祝英台道：“好的，你就猜猜看。”

银心道：“你时常这样说，你要像男子一样，也要出外跟从名师，求学几年，回家来，装成一个满腹诗书，才不辜负父母所生的这一表人才。听到有一位周老师，倒是满腹文章。而且道德高尚，决计想去杭州(注：杭州这个名称，隋朝才有。隋以前，汉朝的时候，名曰钱唐县。唐字旁边加个土字，是唐朝加的。所以这书出在晋朝，应当说钱唐县才对。可是戏剧故事书，都说上杭州，只好从俗)，拜进周老师的门下。不过最近听到周老师有离开杭州的一说，所以闷闷不乐。你说，我猜得对也不对。”

祝英台抿嘴微笑道：“正是如此，我也和你提过的。”

银心一按桌子道：“我们家王顺最近曾往杭州一次，他说，周老师依然在尼山设馆，因为去馆不远，有一片杂货店，是王顺亲戚开的，所以打听的消息，非常确实。”

祝英台望了她道：“这话是真？”

银心道：“你叫王顺来问上一问，便知真假啊！”

祝英台道：“好的，我去叫王顺来一问。若果然不错，今天和两位老人家闲话，我就要提出来。非到杭州去求学不可了。”

银心道：“我说怎么样，一猜就猜中了吧？去叫王顺来吗？”

祝英台点点头。原来王顺是这祝家打杂的，一叫就来了，祝英台一问，果然千真万确，祝英台自己盘算了一会，怎么向父母进言，约莫半下午的时候，父母都在小客厅闲话。祝英台慢步进屋，喊了一声“爹、妈”。

原来她父亲祝公远当年曾作过县令，因为膝下无儿，只有这个女儿，人口简单，银钱有了，不作官也罢。因此告老还乡。母亲滕氏，也是十分疼爱女儿。看见了英台，便道：“打过了秋千吧？瞧，你这身上红红儿的，怕要受累呢。”祝英台道：“上午打的秋千，这会子还会红吗？若真要红，那除非你女儿真害病不可。”

祝公远哈哈大笑。他坐在一张炕床上面，将大袖压着炕几。将手伸出来画着圈儿道：“虽然你母亲的话，有些不实在，然而她肯说出这话来，实在是爱你呀。”

祝英台走近一步道：“那是自然。不但母亲爱我，爹爹也爱我。”

滕氏坐在炕床相对的一只墩子上（注：自唐以前，我国人是布席于地，跪在席子上坐着，两只脚板朝后。晋朝可能用此种法子。自宋以后，跪席这种法子，不大方便，已经不用了。所以作者为读者习惯起见，从略），将旁边一只座位移了一移。笑道：“英台，你坐下。蔷薇开得很好，你没有摘一两朵戴呵！”

祝英台随母亲的指示坐着。因道：“今天很高兴，连蔷薇花都高兴得懒去摘了。”

祝公远道：“什么事这样高兴？”他用手摸摸嘴唇上的长黑胡子。

祝英台道：“今天王顺回来，据他对银心所说，周士章老先生并没有离开杭州，如今仍旧在尼山设馆授徒。”

祝公远道：“这与你有什么相干？又何从高兴呢？”

祝英台听到这里，就站了起来，向父亲道：“儿有下情禀报。”

滕氏望了她道：“我儿有什么禀报呢？他是个道德高尚的老先生啦。”

祝英台道：“正因为他是个道德高尚的老先生，才引起我一番尊敬。尊敬就尊敬吧，而怎样又引起一番高兴呢？这要感谢父母看得起我，自我八岁时，就给我请了一位先生教授我许多书，教我为人修身之道。后来长到十五岁，爹爹告老还乡，先生就被辞退了。这实在可惜。好比搬梯登楼一般，只爬了一半，梯子又搬走了。如今是登楼既不能够，又不在地面上，就这样不高不低，一辈子让我作个半油簋子，这可是读书人的大不幸。现在好了，周先生还在尼山设馆授徒，儿想和国内少年男子一样，也往杭州拜在周先生名下，当几年好学生，将来学得微末功夫回来，不敢说满腹诗书，总比现在半途而废要好得多吧！所以今天为周老先生还在杭州授馆授徒，大为高兴。特意前来，请示儿要往杭州升学，父母的意思怎么样？”（注：舞台上祝英台要求上杭州的时候，常把花木兰作譬。但花木兰有人说，是北魏人。也有人说，是隋唐人，无论如何，她出世的日子，比祝英台都要晚，似乎不能比。）

祝公远听祝英台的话，还不明白什么事她会高兴，只管手摸胡子，静静的往下听。后来听到她要学少年男子一样，到杭州升学。胡子也不扯了，望了祝英台，才问道：“你要到杭州升学，你是说着好玩，还是真话？”

祝英台站在那里，还是从从容容的答道：“自然是真话！岂能把上杭州读书的正经大事，当作儿戏？”

祝公远对她身上望着。不觉哈哈大笑。把手指着她道：“我儿在这里，为什么说许多梦话？我们就从孔子手上说起吧？他在杏坛设教，收下弟子三千人。这个数目，真不为少。可是，三千人里面，哪一个是女子呢？孔子设馆，都没有女子，他周土章无非把圣人之学，传授后人，他不能在孔子设馆之外，另设一科，专教女子吧？所以作父亲的人，就是答应女儿前去，也是碰壁而回呀！所以我说你的话，完全是梦话。”

祝英台一点也不忙，笑道：“父亲的话，未见得完全顾虑周详吧？孔子当年设教，收罗弟子三千人，请问父亲，三千人里面，可断言没有一个女子吗？可断言就没有女子改装的少年吗？你说书上没有传下来，这里面有女子，所以三千人里面，都算是男生。但是你看看，这能硬说是对的吗？因为女人穿了男装，人家当然晓得，若是女扮男装，无论什么人，都要被瞒过的呀！那为孔子立传的人，当然也会被瞒过的啊。女儿若去，自然要改扮男装前去，这个不用发愁。”

祝公远听说，连说：“岂有此理？”

祝英台道：“爹爹，不要性急。女儿的话，还没有说完啦。周朝开国的人，有女子在内，爹爹可曾知道？”

祝公远听说，昂头想了一想，便道：“没有。”

祝英台笑道：“你瞧，这样放在眼面前的书，都会忘记，当然女儿要去杭州攻读，算是梦话了。女儿这话，也是圣经贤传上找来的呀。就出在《论语·泰伯》章。曾说，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译成白话，舜皇帝有五个能干的臣子，天下就强盛了。武王曾说，我有治理国事的能手十人之多。孔子也很赞叹，说是国家大才，那本是难得的，唐虞的能手也只有五人，周朝盛况空前，共有十个人。不过里面却有一个女子，所以只有九人了。）爹爹，这不是女儿造的呀。至于那个女子，是武王的母亲，她嫁的丈夫叫文王，所以就恭维文母。她真正的名字叫太姒，这似乎没有错吧？”

祝公远倒没有想到她有这么一着棋，便说：“不错，是有的。但这与后人读书有什么相干呢？”

祝英台将头一偏道：“怎么不相干，关联还十分紧密呀！大凡一个女子，自小就不把自己等闲看待，和男子一样读书用功。于是男子可以作的，女子当然可以作。男子们有造就为治国有用之才，女子们也可以造就治国有用之才。所以女子才不才，还看自己觉得如何而定。就说太姒吧，若不是觉得为将来治国有用之才，凡事不肯用心去学，也不过平常一个妇人罢了。当然，人有贤不贤的分别，读书造就也不能完全一样。但是人只要肯念书，总比不读书的要强上好几倍吧。女儿现埋藏在家里，是祝家一位躺在绣楼上的小姐，再过几年，这绣楼上小姐就不能这样叫了。所以这个日子有这一点儿自悟，应当前往杭州加紧念书，他年读书回家，至少比现在好几倍，也好作一点事出来人家看看。”祝英台一说，道理很多，简直没有完。腾氏坐在身边，没法儿拦阻，好容易，这时有了空隙。

便道：“孩子，你说的都有理，可是周先生不收女生，也没法可想呀。”

祝英台道：“女儿不是说了可以改男装前去吗？”

祝公远听着英台的话，胡桩气的根根笔直。这时，见英台依然站着没动，似乎还在等父亲的吩咐，便道：“英台，你要到尼山去攻读，这志气是可嘉的。”虽说改装前去，可是这不是三五天的事呀！日子久了，谁能说一点儿不出毛病。再说，女儿身上破绽不少。像耳朵眼，胸口，都是极不好掩饰的地方，你能长久瞒得过去吗？这个不谈，我们光谈谈礼记吧。曲礼上说，他对男女之别，防范得很严的。凡是男女衣裳架子不通用，叔嫂不通音讯，外言不得进入门槛以内。请问，这种防范之下，周士章的学馆，女子进去不是很难吗？再说，你对父母的教育，应该听的。父亲痴长几岁年纪，说是不能前去，一定就不能前去。你不听父言，那就为不孝。”说到这里，禁不住生气，气得直把大袖在几上左右乱拂。

祝英台看到父亲这种情形，知道一定不让去杭州的了。但话在口里，还是要说。便道：“爹爹的话，当然是疼女儿的。但父亲的说法，经女儿仔细考量，都不会实现的。第一，儿知道身上有破绽，而且比别人知道多得多。这一些破绽，儿一定会掩藏起来，爹爹不必挂心。第二，爹爹叫女儿守礼，这一节女儿更知道。但圣人告诉我们，在紧要关头上，还应当从权呀！这在《孟子·离娄》章上，他说，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授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译成语体文，淳于髡问，男女之间，要放下或拿取一些东西，都不宜手对手的接授，这是守礼吗？孟子说，是的。淳于髡说，嫂子被水淹了，也应当用手去救吗？孟子说，嫂子淹了，还不用手去救，那是豺狼了)。当今的中国，被人占去了一半，晋朝的天子只好避居南京，这还不是嫂被淹了吗？我们应当救一救呀。男女授受不亲的守礼，现在来不及讲了。第三，说女儿对父亲说话不听，就为不孝。现在孩儿攻读杭州，正是讲求大孝。有一天学业多少有些成就回来，当然不敢说对晋朝天下，有什么贡献，但是比现在绣楼小姐，那总要好得多吧？这难道不是作爹爹所愿意的吗？”

祝公远听了这话，摇着头道：“这还了得，一律强辩。从今以后，你要准备三从四德，紧守闺门，如其不然啦，哼！”他两只大袖，紧贴胸前，自己放宽了大步，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祝英台看到父亲生气，有话也不敢说。只是呆站在那里两手搓弄衣服的带子。滕氏便站起来，拍着英台的肩膀道：“孩子，你爹爹都是好话，你就不必说了。随妈到房里去休息。”

祝英台才扭转身子来，向母亲道：“儿的话，也不是胡说的呀！都是圣经贤传上摘下来的。”

祝公远走来走去，兀自未歇。猛然听了这话，便站着瞪了双跟道：“多话我也不说，就是不许去杭州读书。”

滕氏道：“说两句大话，不要紧啦。这里也没有第四人听见。孩子，你进房去吧。”

说这话，用手去推她，谁知她站呆了，一动也不动。看时，祝英台在袖子里伸出右手来，拿着白罗手绢，只管在眼角上去擦泪痕。原来她自父亲把脸一变，她立刻脸色一红，眼睛里滚下热泪来。

滕氏把两手扶着她的肩膀道：“你是怎么啦？”

祝英台被母亲一问，却哗啦一声大哭，望着娘怀里一扑，浑身颤动起来。

二、一个折衷办法不能接受

二、一个折衷办法不能接受

祝英台向来不曾在父亲面前乱哭过，现在依靠母亲失声嚎陶起来，祝公远倒没有好法子，叫她别哭。只是不作声的，望了一望。

滕氏道：“哭作什么？有什么话好商量。”

祝公远看看自己女儿，倒在滕氏怀里，正好把脊梁朝着自己，哭着身子颤动。滕氏身穿紫绫夹袄，远望着也有好几处哭湿了。于是将嘴一呶，将手对后面连指了几下。

滕氏会意，便道：“好孩子，到后房去吧。”

说着，丫环银心，小丫环菊儿，一齐来了。

祝公远还是把手指着。

滕氏道：“我也前去。”

于是把英台一只手轻轻儿的移出，交给了银心。英台将身子掉转。祝公远一看，见她头低着，两只眼睛里是一对对的泪水，向外面直落。这在祝英台当然是很伤心。但是伤心有什么用呢？自己忘了自己是个女孩儿家吗？他自己摇着头自己走出客厅去了。

滕氏知道丈夫是一百个不愿意，只好跟着两个丫环送英台向后房走。原来祝英台卧室是在楼下，看书绣花却在楼上。祝家没有儿子，就只这位小姐。家里有的是钱，小姐要怎么铺张，就怎么铺张。祝英台卧室，是在后院，到前院正隔一座过厅。这后院正堆了几堆假山石，栽了两三株松树，百多根竹子，这个日子，正长得青翠扑人，越显得这后院格外幽深，没有人到。这卧室一排三间，外面建了走廊。廊两旁里鹅卵石面地，人走着扑的有声，这两位丫环一位安人，蜂拥着引了祝英台进房。这房里都是紫檀长桌面，雕花格子床，地上铺着地毯，堆叠很高。银心扶她进来，就让她在紫檀桌面前一张四方椅子上坐下(注：坐交椅，晋朝还没有发明这个制度。坐具寻常都是用床。人是膝床而坐。所以文中椅字，照例多半是床字。那末，文中何以不用床字呢？那又觉得与睡觉的床，太相混了。杌子墩子，亦宋初始有)，她可不坐，泪痕满面，扶着桌面，起身向床上一歪，便倒下去了。

滕氏连忙走到床面前，将手扶着她身体道：“哎哟！你就这样歪在床上啊！就是要睡，也当好好儿的躺着，盖上夹被啊！”

银心听着，也走了过来，两手伸过来搀扶。英台也不理。将两只腿伸着在床外一阵搓揉，胡乱将两只鞋子搓揉掉了。自己将身体随便顺过来挨着枕头睡了。把折好的蓝绫夹被，牵扯过来盖了腿。这就对母亲道：“现在是睡觉的样子了，你老人家可以走了。”

滕氏看她脸上，还有泪痕，便道：“你爹爹虽然管你，可是仔细想来全是好话啊！”

祝英台虽听到母亲这样说，也并没回驳，一个翻身向里边躺着，算是睡了。

滕氏发呆一阵，随后叹口气道：“唉！这个时候劝也不是容易劝的，随她去吧。小菊儿同我一路到前面去，这屋里交给银心了。银心，你记着，小姐要吃什么东西，你到前面去问我要。”

银心站在床边答应是。滕氏又看了一遍，然后又叹了一口气，自带菊儿向前面去了。

祝英台睡在床上，一动也不动。银心挨着床边问道：“打盆脸水来你洗脸吧！”

祝英台道：“不用，安人哩？”

银心道：“带着菊儿回上房了。”

祝英台把夹被牵开，人坐起来道：“真是够气人的，但是这还是刚开头呢。除非我说是不上杭州了，他也就不骂了，也不发脾气了。”

银心笑道：“这样说，你就死了到杭州去攻读这条心吧。”

祝英台道：“那为什么？就为了员外(注：员外称呼，见于《旧唐书》。晋时，好像还没有。不过临时还找不出同样的称呼，只好根据戏剧唱本，照旧使用)发脾气吗？我现在房里床上躺着，就说有病，大概三天两天，母亲会来转弯的。”

银心道：“那敢情是好。我从今日起，无论对内对外，都说小姐有病，他们送了三餐饭来，小姐尽管不吃，我私下给小姐买些可口的食品，背了他们吃，慢说三天两天，就是十天半个月，也不妨事。”

祝英台点点头，就照银心法子办。于是银心由这日下午，到次日上午，就急急忙忙，向滕氏报告：“小姐什么东西都没有吃，似乎胃口不好，摸摸她的手，有时候烫得沸热，有些时候，也和平常一样。问她哪里不好过，她说，头有些晕。我看，还是你自己去探望一下子吧。”

滕氏听说，立刻向祝英台房走来。本来人走到这绿荫荫的院子里，就恍惚有一种阴凉。银心更走得心慌意乱，鹅卵石子瑟瑟有声。

她道：“小姐，你醒醒吧！安人看你来了。”

那格子窗户，正有一只人影经过，也是等于报告有人来了。这里银心虽报告一声，屋子里并没有人回答。但滕氏来了，已经很明白了。滕氏走进房内，只见祝英台睡在枕头上，满头头发，却没有梳拢，堆了满枕。她脸上没有搽一点脂粉，恍惚黄瘦了些。她盖了蓝绫夹被，簇拥着白绫短袄，她似乎刚刚睡着，被人声叫着一惊，醒了过来。睁着一对不大张开眼睛，对人看了一眼，她轻轻地叫了一声妈。临窗户的长桌上，摆着丹凤朝阳的铜炉，正添着檀香，一缕细细的轻烟，只管向上升。

滕氏走到床边，对祝英台道：“你是不舒服吗？刚才银心到我房里去说，你自从昨日到今日，水米没沾牙，这还了得！你应该勉强吃一点啦。”

祝英台对母亲这番话，点点头，又摇摇头，却没有作声。滕氏走过来，侧了身子坐在床沿上，伸手摸摸她的额角，又伸手到被服里摸摸她的手，似乎有一点热，而又不是怎么十分热。滕氏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毛病。因道：“你是什么地方不舒服呢？”

祝英台道：“头有点儿晕。”话说得声音非常之低。

滕氏道：“找个郎中瞧瞧吧！”

祝英台道：“瞧不好。”

滕氏道：“为什么瞧不好呢？”

祝英台道：“瞧不好，瞧不好。”

滕氏道：“这是什么缘故呢？”说着话，把披散在枕头上的乱发，给她一绺一绺的理好，理得像梳拢了一样。同时，在等候回话。但英台总不作声。银心站在桌子旁边添檀香，在一旁插嘴道：“这个病，安人还不明白吗？这叫心病啦！”

滕氏道：“若是心病，叫为娘也无可奈何。英台，你想一想，周老先生并不收女生呀！”

英台并不作声，稍等一会儿，又是一个翻身向里，不理母亲。

滕氏默坐了一会，对银心道：“我那里有莲子，我叫小菊儿熬上点儿，回头趁热的端来。”银心靠桌子垂手站定，答应着晓得。

滕氏缓缓的站起，向祝英台看了一眼，便道：“读书本来不是坏事。晚上等员外回来，和他商量商量，看有什么办法没有。”

银心靠桌子垂手站定，看了一眼安人脸色，没有作声。滕氏又唉了一声，然后走了。

银心隔了窗户，看着滕氏人影子，穿过后院，这就笑道：“的确，相隔三五天安人果然会来转弯的。”

祝英台缓缓坐起，把纷披乱发，扶着到耳朵后面，微笑道：“今天看员外和安人又商量出什么办法。至于我们的办法，那倒很简单，不是放我们去杭外，就是假挨饿。”

银心听到假挨饿，也扑嗤一声笑了。

约过两三顿饭时，菊儿捧了一碗莲子羹进来。

银心道：“我本说去端的，小姐说，什么东西她都不吃，不用去端了。”

菊儿将这碗莲子羹放在桌子上，碗里还放着一把银羹匙，她搓着两手道：“小姐不吃不成啦。由生莲子放在火上去熬，安人都让我看着。莲子熬得稀烂，你想，这要多少工夫。小姐你若是不吃，安人又要说我作得不干净了。”

银心笑道：“好甜的嘴，小姐果当吃两口。”于是就走向床面前，轻轻叫了几声小姐。

祝英台睁了一睁眼睛，坐起来向菊儿点了一点头道：“我恍惚听说你送吃的来了。”

菊儿指着桌上一碗莲子羹道：“那不是吗？”因把刚才对银心说的话，又重说了一遍。

祝英台道：“好的，凭你这几句话，说得怪可怜的，拿过来，我尝一尝吧。”

于是银心捧了碗交给她手上，她拿起里面的银羹匙，舀了碗里几羹匙糖汁，送到嘴里尝了一尝。

菊儿还是站在床面前，右手抬起，将袖子衣服角，送到嘴里去咬着。

祝英台望了她道：“我喝一点糖汁，你心里觉得不够吧？好的，我还尝两颗莲子。”

就把银羹匙在碗里和去着，舀了两颗莲子，送到嘴里咬嚼了一会，勉强咽了，就把手里莲子羹交给银心，皱了眉道：“不能吃了，再吃就要吐了。”

菊儿看到祝英台那种要咽下又咽不下，不敢勉强，便道：“还是请郎中给小姐看看吧？这好的莲子羹都不能吃，两三天，肚里没一点儿东西，饿也要饿坏的。”

伸手在银心手里接过那碗羹对祝英台道：“小姐，你不吃，我可要回禀安人，这一碗莲子羹我也让安人瞧瞧。”

祝英台点一点头，鼻子哼了一声。

菊儿告辞了，两手捧着那碗，回到上房，把那碗莲子羹放在桌上，就把祝英台喝点糖汁都难下咽的情形，细说了一阵。

滕氏坐在长桌边，对那碗莲子羹一瞧，叹口气道：“熬得这样稀烂的莲子羹，动也未曾动，又端了回来，什么东西，才合口味哩！”

菊儿道：“小姐恐怕是一点心病。”

滕氏默然，见那碗莲子羹还在桌上，叫菊儿收掉，心里想着，还是同老伙伴商量商量吧。这日晚上亮灯许久，祝公远方才回家。

看到滕氏一人坐在屋里，只是发呆。因道：“今日我出去了一天，英儿这孩子没有闹小脾气吗？”

滕氏道：“小脾气是没有闹，但是两三天水米不沾牙，这究竟不能拖延下去啊。”

祝公远道：“你没有给她一点儿东西吃吗？”

滕氏道：“你叫菊儿进来问上一问吧！”

祝公远就依着安人，叫菊儿一问。菊儿来了，又把吃莲子羹的经过，细说了一番。

滕氏道：“你听，熬得这样稀烂的莲子羹，都吃不下去，还能叫她吃什么东西哩！”

祝公远在屋子里走了几个圈儿，因道：“这个孩子总是任性，好吧，我算闹她不赢，你明天早上去和她说，我正托人邀请一位老先生，在我们家里坐馆，就教她这一位小姐。这自然是要多花钱的，但到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

滕氏道：“我们一家请这位老先生吗？”

祝公远道：“可不就是一家请吗？只要她紧守闺门，我也不管花钱多少了啊！”

滕氏还要说话，一见菊儿又进来了，便道：“你去睡吧，没有什么事了。”

菊儿答应着，缓缓退了出来。离开了安人这间屋，就急忙向后院里来。隔了窗户，见着两个人影子在灯光下，便轻轻地叫了一声“银心姐”。

银心道：“是菊儿妹吗？还没有睡呀！”

菊儿推开门来进去。见祝英台围了被服，坐在床上。银心正捧了一捧针线，在灯下作。

祝英台道：“你半夜里，往后院跑，有什么新鲜事来告诉我吗？”

菊儿因把祝公远回家的事情禀报一番。

祝英台道：“好的，明天再说吧。”

菊儿见小姐并没有欢笑的样子，但是也没有发愁的样子，平平淡淡的姿势，看不到她对父亲这种办法，是欢喜呢，还是发愁谢绝。她想了一想，便道：“我到这里来，安人不晓得，明天见了安人，银心姐不要说我来了。”

银心笑道：“这个我自然知道。”

菊儿道：“那我走了，小姐保重。”说毕，菊儿就悄悄走了。

银心细声问道：“员外这个办法，一定猜小姐是会领受的。小姐，你的意思怎么样？”

祝英台道：“请个老先生，知道是怎么样的人。跟这种人念书，不能见得什么好处。再说在杭州教书的周老先生，是中国有名的人，几多有名之士，都不嫌路远，几千里路跑来拜门，不是随便请一位念书的老人，就可以攀比得上的。”

银心道：“那末，明天安人来了，又碰你一个钉子了。”

祝英台道：“好好的说，不让她难过就是了。”

于是两人商议一阵，方才睡觉。次日早上，滕氏果然来了。银心打扫屋子方毕，添好一炉香，正在用火来焚。连忙上前搀扶着道：“你老人家起得很早啊！小姐的病，一点没有好，我正着急呢？”

滕氏让她扶着，直奔床边，见英台已坐起来了，把被子盖了下半截，上身披着绿绸长夹袄，头发虽然不纷披了，但是也没有梳髻，都把聚拢在脑后，垂着下来。齐着头发在脖子旁边，用红丝线压了几道圈而已。脸上依然没施脂粉，犹有几分黄色。她看见滕氏，有气无力的叫了一声“妈”。

滕氏就坐在床沿上，握住祝英台一只手，缓缓的道：“你三四天没有吃一点东西，身体可受不了。你爹也说，读书总是好事，现在想开了，决定……”

银心在身后跑过身前来道：“好了，员外许小姐到杭州去了。”

祝英台微微一笑。

滕氏道：“决定并不是到杭州去。因为英台这孩子，总是要念书，决定请一位老先生在家里设馆教读。你总可以乐于答应了吧？”

祝英台道：“这是好意，我应当感谢。”

滕氏听了，微微一笑。

二、一个折衷办法不能接受

祝英台道：“虽然是好意，儿可没法子乐于答应。”

滕氏道：“这样好的事情，你怎么没法子答应呢？”

祝英台道：“你等儿说完了，就明白了。第一，周先生名闻国内，我们向那里去请。第二，说请一位老先生坐馆，可是这老先生姓张姓李还不知道，儿又怎么答应。第三，儿早年蒙爹妈好意，请先生坐馆教读，现在自己看书，也有个半通。请位老先生来授读，也许……也许不如我呢？妈，你看是不是？”

滕氏没有想到自己又碰了一鼻子灰。默然许久，才道：“这样说，你非上杭州不可。”

祝英台低了头没有作声。

滕氏道：“那回头再说吧，但是你应当吃一点东西啊。”

祝英台依旧低了头，把那只右手在被服头上抚摩而已。

三、改扮男装向杭州去

这席话，得这么一个收尾，这是滕氏所料不到的。在床沿上坐了很久，才道：“你尽管饿，总不是办法，我去跟你爹商量吧。”

祝英台总是不作声。滕氏站起身来，看看屋子四周，埋怨着银心道：“人都要死了，还不快想点办法，让她吃东西。只知道收拾屋子，屋子收拾得再好，也没有用呀。我走了；你想法子，让小姐吃点东西吧。”银心答应着是。

滕氏起身走出门去，一路只是唉声叹气。

至于祝公远因为这条计，似乎还可以，便自安人去后，便在屋子里等着。这时见安人垂头丧气走回来，又知道不妙，便道：“那孩子现在好些了吗？我说的这个办法她答应了吗！”

滕氏道：“这孩子，我是没法子劝了，非饿死不可。”于是自己就把请先生的话说了。接着又将英台说的三点不可的话说了。手扶了桌面，挨了一把椅子坐下。叹口气道：“我也不忍逼她，这样久不吃东西，瘦的不成人样了。”

祝公远走到面前，问道：“难道这样久，一点儿东西都没吃吗？”

滕氏道：“那个还会骗你不成。三餐饭，是稀的也罢，是干的也罢，怎样的送去，怎样的端回来。此外熬点汤送去，也是照样的端回来。”

祝公远听说，也叹口气，没说什么。

过了许久，滕氏道：“孩子长了这么大，向来都很好，没有像这次这样闹过。这次不知是中了什么邪气，弄得孩子这个样子吧？”

祝公远背了两手手，在屋里走来走去，随口答道：“那也很难说！”

滕氏道：“回头算卦的来了，给她算一卦，你看好不好？”

祝公远道：“可以吧。只要使病人能吃点东西，我送大批银两与他，也是愿意的。”

滕氏道：“算卦的，可不能治病啦。”

祝公远也笑了。便道：“我们只有这个孩子，许久不吃东西，果然有个好歹，我夫妻这样大年纪，还有什么兴趣。真的，谁能使女儿吃饱饭，我真要感谢他呢。”

他夫妻两个人说话，小菊儿在旁边作事，都听在心里。约是半上午，她又跑到后院，悄悄地把找卖卦的话，都告诉了祝英台。她听了这话，还有点疑惑，又重问了一遍。

菊儿道：“小姐，你这几天没吃饭，我们都非常着急。员外的话，千真万确呀！”

祝英台道：“好！多谢你。我好了，也要感谢你呢。”

菊儿这才高兴，叮嘱不要告诉人是她说的，然后跑走了。祝英台也觉得高兴，把话对银心说了。

因道：“你在村外看着卖卦的，若是来了，你就多给他几个钱，就把员外安人要找卖卦的卜问家事告诉他。家事是什么事呢？把我的事也完全告诉他。只要他把言语将员外的意见说通了，我这里还把银两感谢他呢。”

银心笑道：“常常上我们村子里跑的吴铁口，我正认得他。一说准成。小姐成功了，我呢？”

祝英台道：“那何用说，我一定带着你一路走啊！”

银心听说，就笑嘻嘻的去办事。

约莫半下午，祝公远夫妻二人正在上房闲谈。谈到祝英台的事，正想着没有什么好法子，只是叹气。忽然屋角上传来叮当之声，这是算卦的敲着铜磬的声音。

因道：“我们要找算卦的，算卦的就来了。”

滕氏道：“那何妨叫来算上一卦。”

祝公远还没有答言，银心正在外面经过，便两步走进上房来，问道：“安人有什么话吩咐吗？”

滕氏道：“外面有个卜卦的，你去叫他到客厅来，我要问上一卜。”

银心偷看祝公远，见他筒了袖子在小廊上闲步，但是双眉紧皱，脸上带着忧虑，正起身向客厅走。不敢耽误，悄悄地离开上房。一会儿工夫，银心引着算卦的向客厅里来。滕氏老远地见他穿皂色衣服，戴有方巾，脸上长满了落腮胡子。手上拿了一盏铜磬，一个竹筒。

那人走进门来，作了一个揖道：“员外安人要占卦吗？小人叫吴铁口，算卦很灵，村上都知道我的。”

祝公远站在客厅里，便道：“鄙人有个亲戚想问上一卦，以卜吉凶。”

吴铁口道：“员外所问，令亲是男子呢，还是女子？”

祝公远道：“现染病在床，是……是女子。”

吴铁口道：“啊！是女子。”

于是放下铜磬，手抱竹筒，对天先作三个揖，然后将竹筒尽摇，摇毕，将竹筒盖儿打开，向滕氏面前一张桌子上倒下。倒出来是短小的竹枝。数目是六根，前后交错；落在桌面。吴铁口失惊道：“哎呀！这卦不利。员外说是染病在床，那还是小事，恐怕不出百日，还有血光之灾呢。”

祝公远站在一边，心中不住为女儿祷告。听到这话，便问道：“有血光之灾吗？可有解救？”

滕氏也扶了桌子，站将起来，问道：“可有解救？”

吴铁口对桌上仔细看了一遍，因道：“可以解救。去此三百里外，小住几时，倒可逢凶化吉。你看这卦吗？这是六爻，六爻交错，这就应当出外。既是女子，出外更不可缓。”

滕氏道：“真是女子啊！”

吴铁口道：“若是女子，根据此卦，这个女子是个读书识字之人，今年大概一十七岁，这几天正交坏运，睡在床上，水米不沾。父母就只有一个孩儿，非常之着急，员外安人，小人是根据卦来说话，不知对吗？”

滕氏轻轻地拍着桌子道：“对极了。员外，卦上既要躲避一时，那就让她去吧。”

祝公远手摸胡子道：“去杭州怎么样？”

吴铁口道：“正好！那里既无血光之灾，而且今年文运正在那边。你来看这卦，不是正对了杭州方向吗？”说时，将手一指桌上。

祝公远道：“既然如此，那就让她去吧。”

吴铁口见卦爻已经动了祝员外的心，于是又说了许多话，祝公远因八卦是伏羲兴的，不敢不信，一边不住点头。吴铁口收拾卦筒，滕氏亲自送他五钱银子，吴铁口称谢员外安人而去。

这边小客厅里，只见短屏风移动，两个年纪稍大的帮工妇人，扶着祝英台出现，她已挽着髻，淡扑脂粉。

滕氏近前两步道：“女儿好了吗？”

祝英台道：“我听说算卦的来了，勉强起来，偷听他一听。他说的话倒是灵，爹爹说，让她去吧。于是女儿的病症，完全去掉了。”

祝公远对祝英台看了一眼，点头道：“果然好了。”

祝英台不要人扶了，离开两个女帮工，走向客厅中间。向祝公远道：“爹妈都在这里，依允孩儿向杭州去求学，现在没有话说了。”

祝公远又筒起袖子，沉吟了一会，才道：“那不过是一句戏言。刚才看到吴铁口占卦，倒似乎真有其事，因之说句让她去吧。其实，那是作耍。”

祝英台重声道：“那不是作耍。父亲刚才当了许多人面前，说了让孩儿前去，这话不但孩儿听见，好多人都已听见。而且孩儿既闹心病，那真是说去就去，说来就来，爹爹总完全明白。”

滕氏见祝英台站着，就一反拖住她的手，向怀里一拉，因道：“你这孩子，有话好好的说啦。”

祝英台道：“好，你说你的话，是戏言不是戏言？”

滕氏微微一笑。

祝公远听了这话，料着英台说心病虽去了，弄得不好，说来就来。因此沉默了一会子，便道：“你既要去，料着是没法拦阻。但为父这里，也有三件大事，儿若能依允，便让你去。若不能依允，父也难让女儿成行。”

祝英台道：“你若能使女儿成行，三件大事何妨。我请问父亲这第一件。”

祝公远道：“你女扮男装，须格外仔细，若不加谨慎，可要让祝家出乖露丑呀！”

祝英台道：“儿自幼就喜欢男装，这装束儿还记得，父亲的话，儿当遵命。”

他父女两个说话，银心站在门边，仔细听去。听到这里，就近前两步，禀道：“小姐前去杭州，少不得要人使唤，我也愿意改装前去。”

祝公远手理胡子，沉默了一会，便道：“好的，让你前去，一路须要小心。”

银心道：“那是自然。”又在原位退下。

祝英台道：“请问这第二件。”

祝公远道：“你母亲身多疾病，你是知道的。你去之后，你母亲忽然感到有病，写信前去，你可要急速回来。”

滕氏自己坐在一边，听了这话，便插嘴道：“是呀！我若睡在床上，苦念我儿，我儿要回来才好啊！”

祝英台道：“这个一定遵命，请问第三件。”

祝公远将几上飞尘，用大袖挥挥，便道：“这事有几分难处。”

祝英台近前一步道：“请爹爹说出来，慢说只有几分为难之处，只要能赴杭州，就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

祝公远点头道：“好的！现在你去杭州，父母远离，不能照顾，一定要你这主仆二人，互相帮助。互相照拂。你回家之日，上虞县的稳婆，我要请回家来相验，若稳婆验后相告，还是处女，儿还保持了你的清洁，那自然光彩。”

祝英台道：“否则怎么样？”

祝公远道：“那何待再问？你自寻个了断吧。”

祝英台道：“我以为有什么难处，这是女儿本分之事，自不须嘱咐。父亲提的三个大事，件件依从。”

滕氏坐在一边，听得第三件大事，想着一定为难，只是皱眉，又不便插嘴。现在见女儿毫不为难，件件依从，便一把拖住英台，望怀里一拉，口里道：“这才是乖儿。我儿哪天起程。”

祝英台道：“还听爹爹主张。”

祝公远道：“我既然答应你前去，家中留住几天，也无济无事。我看明日改装，后日登程。关于主仆二人所用的东西，明日叫王顺先挑着走，儿后日起程，家里先备好一匹马归儿骑，银心挑一

副挑子，带一些零用的东西，应个景而已。”

祝英台道：“还要爹爹费神，好，就是后天走吧。”

于是主仆二人告别回房，收拾一切。过了两天，天气晴朗。祝英台重要的东西，收拾了一担，头一天，已经让王顺挑起走了。吃过半上午的午饭，主仆二人便向二位老人家告辞。这时候，祝英台是读书人打扮，倒是白白净净的脸，正是一位翩翩浊世佳公子。银心头戴青色便帽，身穿一件青色对襟夹袄，倒也像一个小书僮样子，来至堂前，二老正在闲话，英台走上前来，拜了四拜。站起身来，周身一看，因道：“孩儿这份打扮，像还是不像？”

祝公远道：“像倒是像，我吩咐孩儿的话，须要紧记在心。”

祝英台点头道：“紧记在心，时刻不忘。”

银心也过来拜上几拜。

滕氏对主仆看了一看，因道：“刚才员外和小姐的话，你都听见了。你和小姐要时刻在心。不，现在要称公子，你和公子要时刻在心啦。”

主仆二人称是，含笑而出。遇到家里人，都老远的作个揖，对家里的事，重重的拜托。走出大门口，二位老人，起步依然相送。

祝英台上前止步道：“儿子出门，不敢劳动父母相送。”

祝公远道：“看你上了马，走出村子去吧。”

祝英台一回头，见一匹枣色马，马上备了鞍辔，缰绳却捆在柳树上，正是预备骑的。银心将一挑东西，挑在肩上，只有二十斤重，果然应个景儿，要用的东西都在王顺肩上了。

祝英台掉过身来，对二老两揖，对二老道：“孩儿走了，望多加保重。”

家丁解了缰绳，牵过马来。祝英台顺手牵过缰绳，一跃上鞍，简直是老在行的样子，两腿一夹，马就走出村口。银心挑了一担挑子，在后面跟着。回头看着二老依然望着。只听滕氏一手招着，口里连呼保重。慢慢地后面树木遮住，就看不见了。

祝英台在马上骑着，便道：“你那副挑子，你挑得动呢！还是挑不动呢？”

银心道：“我有挑四十斤的气力，你是知道的，现在只有一半重，太挑得动了。”

祝英台笑道：“以前在家里，真是一点都不敢乱动，现在好了，打开鸟笼子窗户，天空任鸟飞了。我想不必忙，一天只走个三四十里。你看，当此暮暮三月，百花齐放，正是好景当头，我们应当缓缓的经过，以赏玩风景，你的意见怎么样？”

银心道：“那正合我意啦。走到好玩的地方，歇下二十斤重的挑子，在树荫底下一坐，谈谈说说，不知有多好呢。”

祝英台道：“我正是这番意思，慢慢走吧。”

两个人谈话，走上了大路，约莫大半下午，去家约二十多里路。

祝英台道：“今天初走远路，不宜走得太累，前面有家客店，我们安歇了吧。”

银心点头说是。当晚便投宿这家旅店，次日早起，依然慢慢走着，却也还不累。在路上行走，非止一日。这日下午的时候，忽然东南风猛起，天色慢慢的变动，黑云升起，当头已没有了太阳。

银心道：“哎哟！风暴来了，应当找个地方避雨方好。”

祝英台骑在马上四周一看，这里望北，天脚全是黑云遮起，望南虽天脚好些，但也是黑云团团移动，不久，恐也会被黑云挡起的。

因道：“果然要下雨，此地去客店多远？”

银心向远处一望道：“客店相去，恐怕还有两三里路呢，怕是来不及了，找一家人家躲避才好。”祝英台依然四周观望，见往南相去不远，有一个草亭子，靠亭东边，有几株两人合拢抱不过的大柳树。

便将马鞭子一指道：“你看，这里有个草亭子，我们就到那里暂避一时吧。”

银心说声好的，挑了担子就奔草亭子。祝英台骑马后跟，因为怕雨很快就要来的。银心到了亭子里，歇了挑子。祝英台一骑马，也到亭子边上，立刻滚鞍下马。银心牵马过去，将缰绳捆在亭子外柳树上，祝英台步上亭子，四周瞭望，见西南角面临田野，此时麦已长齐，东南风正卷着绿浪，向西北角上吹来。那麦田中，有几块油菜地，这时，开着正盛的菜花，一片黄绸子，随着绿浪簸动。东南便是柳树林子，大风吹着，丈来长的绿色条子，正像掀动绿色的小山。柳树边上，有一带小溪，水潺潺的流着。那小溪沿上，长了不知名的绿草，还有小如金钱的紫花黄花，看着亭子里来人，媚然相对。

银心在亭子外望着道：“这里风景很好，可以赋他一首诗呀。”

祝英台道：“果然，这里柳浪很好，我正想赋一首诗呢。你听着啊！巨风自南来，掀动桑田绿。旅途倦征人，正思青葱木。忽然草亭湿，而未抱松竹。巍峨子尺柳，……(注：中国的旧诗，向来分个古体今体，大概古体，是五古，就是五个字一句。七古，就是七个字一句。今体，有五律，用字里面，要讲平仄，是五个字一句，三四五六句子，要讲究对起来，共八句。七律，是七个字一句，也是八句，内容和五律一样。五绝，七绝，是五个字或七个字一句，每首四句。六律六绝，是以六个字组成，规矩和五律七律差不多。但是作的人很少。此外，尚有五排七排，不过句子多些，内容和五律七律一样。晋代作诗还只有五古。这首诗的大意说，好大的风自南方来，掀动了桑林里的绿色。长路行人走倦了，正想着青青的颜色树木呢。忽然之间草亭打湿了，是因为没有拥戴松树和竹子。高大的十丈杨柳呵……)。”

银心用手一指道：“你看，你看，一匹马，一挑行李，也望着这亭子路上来呀！也是躲雨吗？”

四、草亭相会

祝英台听了银心的话，向前看去，果然一个年轻的男子，骑了一匹灰色马，匆匆而来。马的后面，跟着一挑担子，正是铺盖行李。

那挑担子的道：“相公，这亭子里已经先有避雨的人呢！”

那骑马的道：“是的，把行李放在一边，也就是了。”

说话之间，人已滚鞍下马。那人头戴儒巾，身披蓝衫，也是文士打扮。不过所穿蓝衫，丝织得非常的粗，并非文士里面有钱的模样。脸是长圆形的，眉目八字分开，非常明朗。看那人样子，十分规矩，所以将马牵过柳树边下拴住，然后走向亭子里来，他看到先来的人，也是文士模样，便一拱手道：“请了，大雨要来了，这里暂避一避。”

祝英台站在亭子一边，有礼相还。说道：“请了。是的，大雨要来，避上一避的好。”

正在这时，那个挑行李的小伙子，也挑向亭子里，靠外边歇下担子。他身上穿着灰色大襟夹袄，头戴皂色便帽，年纪也不过十八九岁。因脸上流汗，拿着一方白绢，只管在圆脸上揩汗。但是两匹马拴的太近，只各拴在一棵柳树上，不知争吵什么，两匹马同时蹦跳，同时嘶叫。祝英台的马转过身去，拿起后腿便踢。那小伙子跑了向前，一顿吆喝，将缰绳解了，另拴在一棵树上。银心也自向前，将缰绳牵了过来去，马被拉走一边。

那人将银心看了一眼，问道：“牵马的，你自哪路来啊！”

银心对那人看看，将牵着的马放了，没有作声。

那人道：“哎哟！是哑巴吗？”

银心道：“你才是哑巴呢。”

那人两手一张道：“不是哑巴，为什么不讲话呢？”

银心道：“有道是和气生财，你和人打招呼，开口便是牵马的，我觉得不受听，所以没有答言，这才真正不是礼貌。”

那人笑道：“哟！这成了我的不对，大哥，小弟施礼。”说毕，躬身一揖，银心含笑，也就有礼相还，便道：“你们从哪道来的呢？”

那人道：“会稽梁家庄来的。”

银心道：“现在到哪里去呢？”

那人道：“前往杭州念书呀！”

银心道：“你去念书？”

那人道：“不，我们相公。”

银心道：“哪个是你相公。”

那人道：“就是他。”说时，向亭上一指。

这时，那个被称的相公，正对天上雨势留意，站在亭子边上，对天上望着。

那人道：“我也得问问足下，你们是从哪道而来？”

银心道：“上虞祝家村来的。”

那人道：“往哪儿去呢？”

银心道：“和你相公一样，往杭州去攻书。”

那人道：“也是往杭州攻书，念书的就是足下吗？”

银心道：“不，是我们小……小相公。”这时，指着亭子上，这时，祝英台正坐在石墩上。

四、草亭相会

那人道：“这太好了。到了杭州，诸事还要请教呢。大哥，你是怎样称呼？”

银心道：“小名叫着银心，就是银子的银，心事的心。大哥，你怎样称呼？”

那人道：“我吗？小名叫四九。是我爸爸四十九岁生我，所以取这个名字。”

银心道：“不用说闲话吧。大雨要来，我得请我相公多加仔细。”

四九道：“是的，我也应当告诉相公。”

于是两人各要把听来的话，和大雨要来的话，都告诉相公，都急忙向里走。四九相公在亭边看雨势，相离得更近些，便道：“四九，为何急着向里走？”

四九走到石头阶下，就停步道：“大雨要来，相公留神点。”

相公一点头。四九道：“刚才四九和银心大哥谈话，相公可曾听见？”

相公道：“听到一二，还不曾听得仔细。”

四九向亭子里一指道：“这位相公，也是到杭州去攻书的。”

相公道：“果然如此，实是幸会，等我来动问一二。”说着，掉转身来，见了祝英台正和银心谈话，她脸上似乎现出着欢喜。便作一个揖道：“仁兄请了。刚才四九报道，我兄是到杭州去攻书的，不知此话是真吗？”

祝英台起身还了一礼道：“是真的。仁兄今欲何往？”

那相公道：“也是向杭州攻书的，岂不太妙。请问仁兄，由哪道而来？”

祝英台道：“上虞祝家村而来，仁兄呢？”

那相公道：“会稽梁家庄而来。”

祝英台道：“这真是美不美，故乡水了。”

那相公道：“亲不亲，故乡人，太巧了。”

祝英台道：“这里还有一个石墩，何妨请坐叙谈。”

那相公道：“好，正要请教。”

于是二人重见一礼，那相公近前两步，靠近石墩，祝英台取过行李袋中尘拂，掸去石墩上浮尘，将尘拂归还行李袋。石墩相距三尺路，二人分开坐下。

祝英台道：“请问仁兄高姓尊名。”

那相公道：“在下梁山伯。山水的山，伯仲叔季的伯。我兄呢？”

祝英台道：“在下祝英台。祝是祝福的祝，英雄的英，楼台的台。不知我兄前往杭州，想投哪位名师？”

梁山伯道：“周老先生士章，设馆尼山，我想拜周老先生门下。我兄前往，又是投哪位名师呢？”

祝英台道：“正和仁兄一样。现在名师难得，这位周老先生门下，听说有不远千里而来的学生呢。”

梁山伯道：“正是如此。”

正说到这里，只见黑云遮盖的地方，两道电光由云里钻出。仔细看，电光由头到尾，好像一个人字形，尤其人字形的接榫所在，电光极为强烈。有一道白光，由人字形发出，照得四周山川，全体变白，好在电光所射的时间尚短，一闪就过去。但电光虽过，雷声便来。只听见霹雳一声，哗啦啦直响。这样雷电交作，有十余次，那大雨便来。看那雨的来势，有如密挂珍珠帘子一般，由近而远，那些田园屋舍，有些模糊，越远模糊越厉害，顶远的地方，模糊一片，田园屋舍都看不见。银心四九被大雨所赶走，一齐站在亭子角上。

四、草亭相会

梁山伯道：“四九，大雨你怕么？”

四九道：“大雨我倒是不怕。只是刚才一阵大雷，就像打在亭子外一般，好像有些……”

梁山伯道：“有些害怕。这是人情所不能免的。雷声猛烈，尽管与我无关，孔子圣人，也道个疾雷必变色。”

祝英台道：“仁兄这话，倒讲的是。现在大雨滂沱，一步难行，不免在此多盘桓些时候。请问仁兄，杭州地方，有亲戚没有？”

梁山伯道：“倒未曾有，不知仁兄哩？”

祝英台将手拍着大腿道：“小弟也未曾有呀。”

梁山伯道：“如此说来，倒是情形未免相同。请问兄台。家中昆仲几位呢？”

祝英台道：“家中就剩兄弟一人，所谓独生孤儿啊？”

梁山伯叹口气道：“如此说来，与小弟又已相同，小弟也是孤儿独生，这真是巧极了。苍天下这大雨，与你我两人赶着草亭相会，这真是有缘了。”

祝英台道：“是，正是巧合。”

梁山伯偏头对亭子外看看，雨势略微小一点，便道：“现在雨势稍住，等弟来看一下，下午还可赶路吧？”

说着，站起身来，慢步来到亭子边上。这时，那两匹马被雨势淋漓，站立不住，都已站到亭子边下。天上的雨，恰被屋檐遮住。

梁山伯笑说：“你看，马被雨势所赶，自自然然相聚无雨的所在，可见万物都有个缘字在暗中牵动。”

祝英台听了，只是默然，将两只袖子，按住大腿。

梁山伯道：“呵！雨势更小了。你看，西北已经天开，云势渐渐的向东南移动，今天下午，天气晴朗，你我还可以赶路。”

说着，将手抬起，向云开的地方一指。祝英台也为他手指所引，便起身过来相看。果然雨势大停，云势开朗。青天丽日，慢慢现了出来。那屋舍清楚透露，屋外的大小树枝，被雨洗刷过，全是碧绿。过去约半里路，有一弯白色粉墙，围了一丛竹子，七八株柳树，白色和绿色相映，格外好看。最妙的还有两株粉红花，全有绿叶子配着。那人家墙外有一道浅浅的细流清溪，看去也不过三尺，正向麦垄中流去。那两株粉红花儿，正向溪头开着，向亭子里微笑。

祝英台道：“好景致。这一番大雨，正向绿的红的，添了许多鲜艳之色。”

银心四九也都被两位相公引动，一齐向外站立。

四九道：“是真的，经过这一番大雨，景致都非常的好，可惜怎样好法，我又说不出来。相公，你何不作首诗，以表示我们在杭州所遇景致。从前在路上，一路啾啾咕咕你都说是吟诗，我一句也不懂。现在好了，在这里遇到了祝相公，我敢说你作一首，祝相公还要和一首呢。”

梁山伯笑道：“看你不出，还晓得吟诗，人家祝相公大才，我吟出诗来，惹人见笑。”

祝英台道：“我兄说哪里话来，小弟正要请教呢。我兄何不吟诗一首，以开茅塞。”

梁山伯道：“吟诗不必，我们谈谈诗吧。我兄以为曹子建之作品如何？”他说着话，仍旧走回来，依旧和祝英台坐在石墩上。

祝英台道：“好的，愿就教。小弟在家常读曹子建之诗，觉得他怕曹丕害他，所以伤感的多。”

梁山伯后两手一拍道：“此言正合我意。但子建之诗，真不错呀。你看，这里不是‘远望周千里，